

年

卷

期

3

2

第

第

民族詩壇

右任

獨立出版社印行

第三卷 第二輯
(第四十輯)

杜甫今論(一)	易君左
中興詩社小啓	易君左
詩	一〇二首
詞	二三首
曲	二六首
新體詩	一首

民 族 詩 壇



* *

獨 立 出 版 社

目 要 卷 二 第

第 一 輯	第 二 輯	第 三 輯
<p>二十七年來我中華民族詩歌……編者</p> <p>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 民族文藝家——夏元淳……汪辟疆</p> <p>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p> <p>編餘瑣識……編者</p>	<p>散曲論……編者</p> <p>二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 民族文藝家——夏元淳……汪辟疆</p> <p>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p> <p>編餘瑣識……編者</p>	<p>抗戰時期文學團負的使命……虞愚</p> <p>詞之英文譯本（介紹）……編者</p> <p>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p> <p>編餘瑣識……編者</p>
第 四 輯	第 五 輯	第 六 輯
<p>建立「民國詩學」芻議……易君左</p> <p>杜詩五言律作法舉例……虞愚</p> <p>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p> <p>編餘瑣識……編者</p>	<p>民族詩雄丘逢甲先生……編者</p> <p>丘倉海與臺灣……錢少華</p> <p>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p> <p>讀者園地論新詩壇產生與沉寂……韓守義</p>	<p>西藏與蒙古之詩歌……編者</p> <p>杜甫今論（緒論）……易君左</p> <p>詩錄……詞錄……曲錄……新體詩錄</p> <p>編餘瑣識……編者</p>

民族詩壇第三卷第二輯目錄

杜甫今論(一)

易君左

詩錄

柯璜	一首
章士釗	九首
鄒魯	三首
趙堯生	一首
江庸	二首
李元鼎	一首
姚琮	三首
榮祥	十首
李拔可	二首
許崇灝	二首
沈尹默	七首
沈士遠	七首
金毓黻	二首
潘公展	五首
黃澗	二首
宗子威	一首

黃杰	二首
謝湛如	一首
戴正誠	一首
楊宗炯	二首
馮國瑞	一首
徐澄宇	一首
王陸一	一首
陳子展	二首
奚倫	一首
陳延傑	一首
高二適	一首
周策縱	四首
張庚由	二首
蔣山青	一首
鄭銓	四首
鄭衡叔	二首

唐玉虬.....四首

陳樹棠.....二首

王 鏊.....二首

詞 錄

于右任.....一首

夏瞿禛.....一首

陳蒙庵.....一首

影 觀.....一首

許崇灝.....一首

馮 飛.....一首

王陸一.....六首

黃 榮.....十首

曲 錄

許崇灝.....三首

沈尹默.....五首

陳樹棠.....二首

新體詩錄

丁昌文.....一首

編餘瑣識

補 白

易君左.....三首

李 翹.....一首

盧 前.....二首

會通一.....一首

熊昌翼.....一首

繆 鉞.....一首

朱守一.....一首

隱 名.....二首

盧 前.....一首

江 黎.....二首

周 禮.....一首

李 翹.....一首

盧 前.....十五首

杜甫今論

易君左

一 革命主義的人生觀

甲 以「國家至上主義」奠定生命的基石

自來研究杜甫的人，常陷於一種不可恕的錯誤，即對杜甫的「人格」並沒有認識清楚而遽加以輕率的批評。由於這種輕率的批評，至少要使後人對於杜甫發生一個隔膜，因之在研究杜甫上不免有些成見。

這派人的說法可以分作兩類：

第一類，說杜甫是一個政治失敗者。就是說：杜甫的政治活動，完全是吃力不討好，以致潦倒官場。初到京師第一個經驗就是科第的失意。後來因上「三元大禮賦」蒙玄宗賞識，也不過命他待制集賢院。明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又明年，進「封西

嶽賦」。再明年，才授他一個西河尉，却又不就，改右衛率府參軍。到肅宗時，拜左拾遺，又被罷免；次年出爲華州司功。直到代宗時，任京兆功曹。嚴武再鎮蜀，表他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這就是他最後一個官銜。照這樣看：杜甫是一個熱心做官的人，求仕之心甚切，但官運太不亨通；雖竭力向皇帝獻賦，想皇帝憐而拔用，結果並未蒙青睞，只給他一些不相干不重要的官職。

第二類，說杜甫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就是說：杜甫的一生並無一定的政見，心情和生計都是飄蕩的；只求達到「顯達」的目的，不擇手段。如悍將的哥舒翰、花驚定等，他都恭維。想做官時就恭維朝廷，做不到官就大事埋怨。對好朋友如嚴武等，也不能全始全終。照這樣看，他簡直是一個投機主義者，並沒有一定的主義和一貫的思想。所以他的性格是偏躁的，行動是放浪的，這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失敗的原因。

這兩類說法都是錯誤的。

爲首要知道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者。現在且把杜甫的一生來透視一下。杜甫的革命性：（一）先天的是基於祖先的遺傳，（二）後天的是基於家境的窮困。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大詩人之一。舊唐書有一個杜審言的故事，說：

審言恃才塞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

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於是普通人都說杜甫的祖父是一個犯誇大狂而善於談諧的文人，那裏知道這就是一種革命性。大凡天才高超的人，其理想必豐富，對現實多不滿，自信力必堅強。這不是「蹇傲」，不是「矜誕」。杜甫是得了他的祖父的遺傳，所以具有先天的革命性。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可見他少年時自負不凡。而壯遊一詩，便是他少年生活的自敘傳：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從他的自述經過裏，可以看出他的革命性：生性豪放，嫉惡如仇，禮法疎略等；而其天才的高超，理想的豐富，對現實的不滿，自信力的堅強，都酷似他的祖父。這些，雖是早熟的文人的常態，確實有些遺傳的關係。

他的父親杜閑，一生無甚聲名，舊唐書只說以奉天（故城在今陝西乾縣）令終。新唐書說杜甫「貧不自振」，看杜甫家境的窮困，可斷定他的父親至少是一個廉吏。杜甫生在

這樣一個清貧的家庭裏，並沒有享受過公子少爺的生活。在二十歲左右，就爲生活所驅，由故鄉鞏縣（原籍是襄陽縣）開始浪遊，一直飄零了四五年。壯遊詩云：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菱香。嵯峨闔門北，清廟映迴塘。每憶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晒嬰章。越女天下白，鑿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那時他到了蘇杭一帶。他一方面歌頌山川的壯麗，一方面憑弔民族英雄的史蹟，雖在浪遊中而仍能顯映革命的憧憬。沒有能夠到日本，也許因爲沒有川資。在二十四五歲罷遊歸赴朝貢，下第考功之後，便又出遊齊趙。壯遊詩云：

……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會縱鞞，引臂落鶩鶩。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這八九年的生活是他自己認爲「快意」的，然而其窮也就太可憐了！如初次在洛陽會見李白，贈詞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贈李白）

其窮一至如此！在他的少年時代，由於祖先的遺傳已伏下革命的根性，由於家境的窮困已蔚成革命的心情。由壯年而晚年，越是顛沛流離，越是飢餓凍餒，他的革命精神越是

激揚奮發。

杜甫在壯年時代的一段長安生活是他認爲一段內心最苦的生活。他天天同飢寒交戰；……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濟悲辛！……

（奉贈韋左丞二十韻）

病中得朋友一頓酒飯，便覺得「手脚輕欲旋」（病中過王倚飲贈歌）；而「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進三大禮賦）；「長安苦寒」則凍得「骨欲折」（投贈咸華兩縣諸子）；然而這種令人難堪的境遇，正所以建築他的革命的壁壘。他的一種奮鬥的勇氣，充分顯示他的革命精神。越是受現實壓迫，越是想衝破現實。他在鵬賦裏拿鵬來象徵自己的悲憤，即其一例：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鵬之直上，以雄材爲己正，橫殺氣而獨往。……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暮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置巢嶽嶽，養子青冥。俟爾年歲，茫然闕廷。莫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鵝儼剽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

在那時，他有一個非常的舉動，即毅然不願意接受一個「爲五斗米而折腰」的河西尉；不作河西尉，淒涼寫折腰！……（官定後戲贈）

他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而又沒有方法使他來改造政治，於是迫使他放棄政治，甚而至於與政治絕緣。故在壯年以後，就開始踏上社會革命的大道。而他的一個中年，便完全

籠罩在安史亂裏。在這一個時期，他全家流爲餓殍，境遇非人所受，而他的革命精神却愈益奮發！當安祿山開始造反時，他從京師赴奉先看他的家眷，結果是如此之慘：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而彭衙行一詩，寫全家避難的情景，簡直就是一幅難民圖：

憶昔避賊初，壯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涉，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則聲愈噴。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牽攀。既無御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里間。野果充餼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留周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噍黑，張燈啓重門。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孺爛漫睡，喚起沾齷齪。……

後來陷入賊中，竄歸鳳翔，放往鄜州，省視家眷，有北征一詩云：

……經年至萌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滿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妻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何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日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鬢。生逢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掉鬚，誰能卽嘖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日慰意，生理焉待說？……

這樣非人生活的境遇，他不但因此灰心，反而鼓勵他的勇氣，刺激他的革命精神。死了兒子不算悲哀，「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這才是真悲哀！一家的悽慘不算愁苦，「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只要國家有辦法，一家愁苦沒有關係。

雖覺一家愁苦沒有關係，但他已經知道：這些禍災的來源，只憑熱情的叫喊是無補於實事的，於是大膽地彈劾時政，指摘當時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病態。他諷刺爲婦人權貴所把持窮奢極欲苛政百出的朝廷：

……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嚙噪。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穆嘯。賜浴皆長纓，祖宴非短褐。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霧散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這是他由長安到奉先路過驪山所目擊的王室奢侈情形，對政府下一個大膽的彈劾！

他痛斥爲藩鎮所割據橫征暴斂的地方政府：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

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兵車行）

對於在軍閥、地主、貴族，壓迫剝削下的勞苦農民表極大的同情：

……客「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從一個過路客人和人家的問答中說出一個沒有成年的十八歲的中男都拉去當兵的事。

……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歿，歸來尋舊蹊，久行見
空巷，日瘦氣憐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
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滯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
（無家別）

寫一個敗兵回到自己離亂後的田園而不能從事生產，反被官吏壓迫。杜甫實已成爲當代民衆的喉舌，社會制度的詛咒者，成爲中國文學史上惟一的平民的革命詩人！

晚年的杜甫的革命精神，並不因身心之愈加疲憊而趨於黯淡，反而愈形其激昂，而革命情緒之培植愈見其醇厚，革命事業之籌劃愈見其切實。一是他代表廣大的民衆的呼籲，不是呼籲簡直是怒吼。如寫田父的心聲：「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遭田父泥飲）替「四川」人打抱不平：「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困

軍須，慟哭厚土熱！」（喜雨）「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黃河）。寫生活的艱難：「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憶昔）。寫道路的險阻：「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別唐誠）。寫橫征暴斂：「亂世誅求急，黎民糠氣窄」。〔驅豎子摘蒼耳〕。「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同元結春陵行）。「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虎牙行）「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東屯北嶺）。杜甫晚年詩中寫農村經濟破產的地方極多，而農村經濟破產純係由於軍閥的混戰與賦稅的繁重。卽如寫他隔壁一個老頭兒：

……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甘林）

又如寫一個貧家女：

……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長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遣遇）

三絕句，是軍閥混戰的罪惡總暴露：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鬻臂時，迴頭却向秦雲哭！
殿前兵馬踰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一是杜甫勞動神聖艱苦奮鬥求生存的精神。他的晚年，雖貧病交迫，但常習勞作。在同谷七歌裏，可以看出一個「白頭亂髮垂過耳」的老人，在大雪中親自赤着腳荷了長鑱跑到深山裏去掘山芋（黃獨）的努力；雖然因爲山雪太盛終於一塊也未掘得而空手歸來，但他與飢寒的天然的環境奮鬥的熱情，泉一般的湧出！讀他七歌中的前二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厚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空手歸來，一家沈靜，只聞男呻女吟嗷嗷待哺之聲。讀此詩，很容易聯想到左拉（Zola）的失業。那個憔悴的失業工人，當他的女兒正幻想得出神，預備把麵包慢慢地一塊一塊喫的時候，他却雙手空空回來！這不是與杜甫的情境一樣嗎！

一是杜甫對於時事的彈劾，而大胆地提出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入奏行即是這種意見的一個藍本。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高適上西山三城置戍論，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杜甫正同此意。送竇侍御入京，所謂「此行入奏計非小！」就是託竇侍御奏明他們的政見。奏些什麼話呢？

……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凌氣頗麤……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

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

可惜這一個政見又未蒙採納，致國事益不堪問。

在夔州諸詩，是杜甫晚年最精華的作品。而如諸將等首，反割據的色彩極其濃厚！如諸將的二三五首：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傾同紇馬，翻然遽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劔門河處盡雍封？朝廷衰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近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這是責諸將目無王室，不顧國家，擁兵自肥，互相殘殺。

從這些言論行動上，表現杜甫的革命的人生觀越到晚年越露鋒鏘，一直到他的死為止，是一個徹頭徹底的革命主義者。而所以能成爲一貫的革命主義者的原因，十分二三是由於遺傳，十分七八是由於時代及環境；一個大動亂的時代（包括政治不良、軍閥割據、賦稅繁重、人心頹喪等）和一個極窮困的環境（包括饑荒、疾病、亂離、流亡、死亡等）。現在，進一步透視杜甫革命的人生觀的堅實的根據——「國家至上主義」。第一要證

實杜甫的一切政治活動都是爲國家的，第二要證實杜甫一切人事上的批評也都是爲國家的。換句話說：即是以國家的生命爲自己的生命，只有國家沒有自己。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所有人事上的批評悉以此爲準；其人其事是爲國家的則贊美，否則貶責。

試看：杜甫固然自己說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然而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名思想，英雄主義，而是他要全成他的改革社會的志願，所以接着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在他所獻的諸賦——也就是有人懷疑他以此爲獵官的工具——裏，並非自稱自道以博皇帝之一憐，求個人的出路，實在是都有關於國家的大典，所謂「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如進三大禮賦表，分明說他進這一篇賦，是：「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朝獻太清宮賦是一篇歷代興亡史；朝享太廟賦，述大唐開國之艱難；有事於南郊賦，力勸人主「鑪之以仁義，鍛之以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戎狄之影撤」。即以安內攘外爲治國大本；進封西嶽賦表更說得明白：「是有補於「明時」，「至於仕進，非敢望也！」至於進鵬賦，也不是想如「賈馬之徒」「排金門」「上玉堂」以「望仕進」，而是以鵬來喻明「正色立朝」之義與獨立自拔的人格。從這些文章裏，不能發現杜甫絲毫個人主義的色彩，也不能發現對皇帝的一味阿諛，完全出自對國家的一片忠誠。他在朝做官綜計不過一年，在朝與在野全一樣，只知道擁護國家的利益。蘇軾說：「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

嘗忘君也歟？」實則杜甫每飯不忘的倒不是以個人爲單位的「君」，而是與萬人共休戚的「國」。洪邁容齋續筆說：「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感厭奔走，諸公固合思昇平」。皆是心也！」有人就說：這些話全是封建階級推崇杜甫忠君愛國的至情來穩固自己的地位以做封建社會的城牆。這也是偏見。「忠君愛國」並非壞名詞，不過杜甫之忠君，不是忠於一姓之個人，而是忠於整個的國家。故非「天子至高」，而是「國家至上」！

關於人事的批評，如贈哥舒翰詩。哥舒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以勇略爲王忠嗣所重。有說哥舒翰攻吐蕃殺人邀功，王忠嗣決不肯爲，杜甫反極意推崇他，不知何故？按王忠嗣就鞠日。哥舒翰入朝，有勸多齎金帛以救的，哥舒翰說：「直道而行，王公必不冤死！」在皇帝前力保得貶官，可見哥舒翰並不負王忠嗣。石城堡一役，由於玄宗苦事開邊。杜甫送高適詩，說：「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絕不爲哥舒翰辯護。即潼關之敗，一般認爲是哥舒翰的死罪，但也實在不相干。哥舒翰一意堅守潼關，戒勿輕戰，當崔乾祐在陝上，遣使促哥舒翰進兵，翰奏祿山習兵，必羸師誘我，况賊勢日蹙，必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一戰擒也！」這與李光弼郭子儀「北取范陽，覆其巢穴，潼關大軍，惟應固守」的意見正合，那知楊國忠遣使再催，翰痛哭而出，已預知必敗；後來安慶緒殺安祿山，果應了內變

的話，可見哥舒翰知兵料敵，杜甫稱爲「論兵邁古風」，「策行遺戰伐」，並不爲過。杜甫想參預哥舒翰軍謀，也因那時李林甫、陳希烈當國忌才斥士的反撥，如嚴武、呂諲、高適、蕭昕等都由哥舒翰奏薦而起，翰固當時名流歸嚮之人，能說杜甫是以諛詞來干謁嗎？至於花卿歌，雖是紀實。却含諷刺。

乙 以「國家至上主義」樹立創造的信仰

研究杜甫的人，差不多一口咬定：「杜甫是一個真正的儒教信徒！」理由是基於以下兩種說法：

第一、因爲杜甫有儒教家世的遺傳。引杜甫自己的話，說杜甫要繼承「先君恕預以降」的「奉儒守官」的「素業」（進鵬賦表）。

第二、儒教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排斥自我主義，注重現實、忠恕、同情、尊王攘夷——凡此諸點，在杜甫的作品中一一都可尋出。而引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首段爲杜甫人生觀的總自白，是完全受一種傳統的儒教觀念的支配。

現在讓我來重新估計一下：（一）杜甫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儒教信徒？（二）杜甫對於宗教究竟是一種什麼態度？（三）杜甫到底有沒有一個最高的信仰？如其有，是什麼？

站在如前面所說的「杜甫是一個真實的革命主義者」的立場上，我的解答，爲首是：

杜甫不是一個真正的儒教信徒。這又必須分爲四點來說明：一是杜甫雖不是儒教的信徒，但確實受了儒教的不少的影響；二是雖受了儒教不少的影響，但從來就沒有受到儒教的束縛，三是不但沒有受到儒教的束縛，他還能大胆地衝破儒教已腐朽的藩籬；四是衝破了這腐朽的藩籬，却又能把儒教的真正精神來發揚光大！

何以說杜甫受了儒教不少的影響？在他的作品裏，確實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發見儒家思想的色彩。他說「儒」的地方很多，如：「病休儒服」「有儒愁餓死」「百年麤糲腐儒餐」「腐儒衰晚謬通籍」「乾坤一腐儒」「儒生老無成」等。從他的血統說：他是有名左傳註釋家晉杜預的後人，在祭遠祖當陽君、祭外祖母、及唐故萬年君京兆杜氏墓誌諸文裏，送諸舅（十一舅、十七舅、十九舅、二十三舅）及寄懷弟妹諸詩裏，訓子詩裏，自傳式的詩裏，都可以看出濃厚的儒教色彩；即在酬世詠物諸作品裏，也常常可以指出。

但，只能說是在杜甫的作品裏帶有相當的儒教色彩或受了儒教相當的影響，而不能即說杜甫的人生觀足以代表全部的儒教精神。儒教的精神是「差異的」不是「齊等的」，是「別愛」不是「兼愛」，故儒教並不排斥「自我」，而且主張先有「自我」才能及「他人」。這就是「老老幼幼」一貫的原理。儒教也並不完全注重現實，所謂實踐主義，不過是儒教用以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並不是目的。儒教注重現實同時也注重理想。忠恕、同情，是儒教的精神，但非儒教「專利」的精神，世界偉大的宗教差不多都有這種精神。只

有「尊王攘夷」這一點確實是儒教的精神，但也並不是儒教的最高理想，儒教最高的理想是「大同」。

明乎此，則杜甫不是受了像一般人所說的不正確的儒教精神的影響，而是受了真正的儒教精神的影響。所謂真正儒教精神的影響，是指真正的聖君賢相主義在杜甫的生命線上曾經占據過一點兩點，是指傳統的倫理觀念宗法意識在杜甫的思想中曾經竄入過三次五次，是指尊王攘夷主義在杜甫的作品裏至少有十篇八篇，要照這樣，才可以說：杜甫的人生觀確實可以代表若干的儒教的真正精神。

何以說杜甫並沒有受到儒教的束縛？從遺傳上說：杜甫雖秉承了遠祖杜預的衣鉢，但到他的祖父杜審言那種性格早已把原來的衣鉢打破了而換了一個新衣鉢傳給與杜甫。杜審言就是一個受不慣儒教束縛的人，杜甫雖有時不能忘情遠祖的那個舊衣鉢却直接接受的是祖父的這個新衣鉢。蘇軾說：

子義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蠅蚋，同盡在邱墟，顯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東坡真是一雙慧眼！他看出杜甫雖受了儒教的影響而尚有超過儒教影響的「第一義」而為杜甫所「顯聞」。換句話說：即杜甫並未受到儒教的束縛，他的思想始終是一個自由

的。然則所謂儒教的束縛是什麼東西？這並不是指細微末節而言（如飲酒及禮法的疎放等形成一個舊式文人的生活姿態的不盡與儒家的主張相合），乃是指儒教的根本精神：不在「突變」而在「漸進」，不在「革命」而在「改良」。杜甫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卽以一般人認爲他的奉守儒教的總宣言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那首詩說，也談不上什麼忠君一派的傳統說法，其內心乃在「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而這種爲廣大的民衆求解放的心情却「取笑同學翁」；從儒教的信條應該只是「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而「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便是他的革命精神的反撥，便是不甘受儒教思想的束縛的一個明證。在他的詩裏，要注意的就是那些「安得」「安得」的字樣，如「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敢見本根！」（石筍行）「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石犀行）是真正的儒家不敢說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種精神與儒教是相反的：斷沒有自己甯可凍死而大庇天下寒士的道理。所以杜甫是一個絕對不受儒教束縛的偉人！

何以說杜甫能衝破儒教已腐朽的藩籬？這就是杜甫不滿意於當時的儒教。儒教在當日一方面因受其他宗教的影響而日趨衰頹，一方面因本身的不振作而空留軀殼。那些亂臣賊子驕兵悍將親信寵嬖貪官污吏何曾不借重儒教這塊招牌來欺君玩民惑世亂俗，所以杜甫最爲憤激。獨酌成詩：「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歎儒術沒有辦法。而奉贈韋左丞丈二十

二韻，開口即說：「執紼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爲什麼多誤身？即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種儒冠事業原來不過一種夢想，以致「此意漸蕭條」乃至「蹭蹬無縱鱗」，誤身一至如此！這無異是宣告儒教的破產。而醉時歌一首更簡直赤裸裸地宣佈他與儒教絕對沒有關係，竟把我們的「大聖」與一個「大盜」相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有人說：這真是酒後狂言；但也可以說：酒後見真性情。在贈崔子二學士詩裏，有「儒術誠難起」的感想。送蔡都尉詩裏，說：「健兒甯鬥死，壯士恥爲儒！」一直快死到死前，還歎息痛恨地說：「嗚呼已十年，儒服弊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題衡山文宣王廟）。

爲杜甫辯護的人說：在杜甫的當時，因爲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之大放異彩，儒教的內部，形成非常的空虛，大部分的思想界的雄豪，一時都去儒歸佛或接近道教，只有杜甫不像現代的時流作家一樣而宣布自己轉變方向，還是保持他的碩果僅存的破舊的儒冠。這種辯護自有一面之理，但杜甫絕對不是一個保持破舊的儒冠的人，反而把這破舊的儒冠毀棄，而創造一頂新的思想上的王冠。這新的王冠才是杜甫的最高信仰。

何以說杜甫能把儒教的真正精神發揚光大？真正儒家的思想可以分成四大類：（一）宇宙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倫理思想，（四）教育思想。孔子對於宇宙只認識一個「天」，對「天」的思想順序：第一以爲天是昭昭不可欺的，第二爲畏天敬天，第三爲

信天，第四爲取法於天。杜甫則根本不信「天」。他相信自「我」，認識「現實」，要以「自我」來對付「現實」，不靠「天」來轉變「現實」。所以關於儒家的宇宙思想不必與杜甫相提並論。杜甫能發揚光大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特別是前二者。孔子的政治思想，最主要的是德治主義、禮治主義、大義名分說、大一統主義及王道主義。孔子在政治上標明人格主義，主張德治，反對法治。杜甫的「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是與儒教政治思想相符合，但儒教維持君主與臣民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杜甫則認爲這種縱的關係不是最高的政治理想，必須有一種橫的關係即人類間相互維繫的關係才足以達到儒家最高的理想的大同。大一統主義及王道主義是儒家所極力主張，同時也是杜甫所極力主張。但杜甫在「大一統主義」之上還提倡一種「大尊主義」，在「王道主義」上還提倡一種「人道主義」。換句話說：即從「尊王攘夷主義」伸展到「國家至上主義」，從政治上最高的理想擴大到社會上最高的理想。儒家有一個統御諸德的最高理想，就是「仁」。「仁」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杜甫的最高思想是「愛」，是無差別的「愛」，無等級的「愛」，從人類一直到萬物。如同情魚之被捕（觀打魚歌），雞之被縛，蟲之被啄（縛鷄行），鶴之受傷（暇日小園散步），不外象徵物類之不得解放與因不得解放而受的痛苦。至於儒家的教育目的，在道德的人格之完成。教育方法，在排斥知識技能的注入，重理性的開發。杜甫的教育理想與方法，是能實踐儒家的精神的，如對於他最

愛的一個小兒子——宗武，教以「熟精文選理」，「應須飽經術」，戒以「休覓綵衣輕」，「莫羨紫羅囊」（宗武生日，又示宗武），可見杜甫以「升官發財」為教育子弟的切戒！總之，能發揚光大儒教的真正精神，杜甫總算是一個。但，與其說杜甫是一個真正的儒教信徒，不如說他是儒家思想的批判者、修正者、及發揚光大者。

其次的解答，是：杜甫對各宗教都沒有信仰，有各宗教的最高精神而無各宗教的世俗的渣滓。在這裏，要指出思想信仰之時代的背景。唐代是我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統一以後，東洋西域的文化，因武功及交通的擴展，與中原固有的文化起了對流的作用，學術思想，盛極一時。天算、醫學、經學、史學、文學的特盛，尤為這時代最顯明的標幟，而直接影響當代社會生活的是宗教思想的複雜與普及。

在唐代，外教輸入，使國內思潮起了一種激變。回教、景教、摩尼教、祇教等，接踵而來，各因種種關係而長足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固有的道教、佛教，也受着外教的刺戟，更從事於振作，以最大的速度而普及。如佛教，在唐代樹立了不拔的基礎，以賢首大師、善導大師、善無畏三藏、玄奘三藏等思想豐富的人物為中心，形成了有名的宗派。如道教，則因李唐與老子同姓之故，受帝室的特別尊敬與扶植。玄宗好道教更異乎平常，甚至命家家備道德經一卷，並詔天下貢舉人減尙書論語而考試老子。至於歷史最久的儒教，反而不振。儒教在唐為什麼不振？一因唐的文化係感受了六朝浮華的風尚，有尊詩文而經

學的傾向，而經學所以不能在唐發達，又因爲統一南北經學而編的五經正義反招致了學術的沈滯，幸而後來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與啖助的春秋例統挽回了一點風氣；一因通唐代二百九十餘年間在思想史上著名的不過韓愈和李翱二人，而李翱雖是韓愈的學生，却與他的先生不一樣，以佛教的精神解釋儒家的經典，成了宋學的先驅。道教則藉皇帝的力量而趨隆盛。然而當時的道教，多半是一些方術之士，人民信道教是宗教，沒有認爲是一種學理來研究的。其餘陰陽術數之學，如李淳風一班人牽連在道教內，也沒有什麼可傳，只有譚峭一人爲道儒二教的調和論者，著有譚子化書。最有力量的還是佛教，所謂高僧輩出，著作如林，新宗派叢起，完成了洋洋大觀的禪、華嚴、地論、俱舍、天台、淨土、三論、法相、攝論、真言、律、成實、涅槃十三宗。這是唐代宗教思想發達的一般情況。

(未完)

中興詩社小啓

君左

板蕩疾威，蠻夷猾夏。敷天共憤，與子同仇。深惟斧鉞之嚴，宜有春秋之筆。同人等以友輔仁，可無文會？明恥教戰，應立典型。爰集朋僚，創茲詩社。大敵當前，樹一軍以興夏；餘勇可賈，射十日以賡堯。攬名山於襟懷，玉峯卅六；蒼全川之俊秀，寶帶三千。盪寇之勳，待議於雲臺；獻馘之詞，必書夫露版。所以題鏤龍漠，掃闢蝦夷。旂旛首塗，則抗稜八表；風雷馳檄，則耀管三靈。功用相須，武文一揆。豈必驅染搖襞，始見宏詞；劍拔弩張，方爲壯舉也哉？况乎豹虎搆患，發咏乎仲宣；鱗怪歸墟，見述於列子。勞人思婦之作，亦曰擊鼓用兵；馬背盾鼻之間，則有口誅筆伐。介胄之士，并命於郊原；血氣之倫，致身於危難。復金臺而收鐵甕，挹鳧雨而綴繹雲，繫犬豕以祭疆辜，取鯨鮪而封京觀。各紆忠憤，靡有僮侗。凡此助庸，期諸指顧！昔九譯之語，有所謂毛瑟三千；一紙之書，或賢于雄師十萬。諸葛公鞠躬盡瘁之表，岳武穆怒髮衝冠之詞，可以動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揚大漢之天聲，可以作中原之士氣。願我邦人君子，伯姊諸姑，念茲在茲，再接再厲。風吹草偃，電擊雷驅。以抗戰建國爲旨歸，以蹈厲發揚爲宗向。迴旋而四方波動，孰云末世沈淪？宜導則羣言折衷，合奏「中興」鼓吹！

詩
錄

豕人騎獅歌 有序

柯 璜

東大陸一獅，伏於崑崙之下。有豕如人，突過其旁，以獅酣睡，跨其脊作侮慢戲。獅大震怒，轟然奔躍，豕人緊拉其鬚，欲下不能。聲嘶力竭，見者爲之徬徨，作歌以紀其事。

神州大陸崑崙脈，潛伏獅王似蹇阨。斯時偶入金剛定，似睡非睡有所畫。山河莽莽鬱蒼茫，蛇豕縱橫臥榻迫。海東突上豕如人，兩足蹣跚步跼蹐。圖南不可圖，西顧何所獲。行行漸近獅王邊，異想非非跨其脊。獅王驀地作大吼，奔蹄飛躍雷霆走。豕人獅背起徬徨，惴惴其形喪家狗。欲下難下奈獅何，遍呼將伯空開口。聲嘶力竭果何爲？心膽欲碎疲又飢。獅王大顯大神勇，獨步天長

詩

錄

二三

無盡時。沉沉睡獅醒千載，相獅之背豈料之。壁上觀者半絕倒，拉鬚履尾惹人嗤。獅王獅王胡不軟爾腳，翻然懺悔浪戲謔。排空無際倒身懸，大陸風波真險惡。從此發心斂野心，他年何敢再肆虐！獅云我是人天龍象儔，歷覽無際詎示弱。扶搖九萬事尋常，况巡深山游大澤。願爾備嘗難阻千萬辛，日將沉，雲漠漠，放爾遺骸大荒落！

奉寄程長官兄二首

章士釗

元戎雅興動江湖，禊事新篇錦不如；地上飛鳶剛墮壞，江干小隊已傳呼；石頭師次陶都督，巴峽詩迎嚴大夫；雲樹蒼茫應未料，故人千里此貽書。

古有鏡歌意不如，明公今日手親題；六風元帥新調律，八馬名王

舊試蹄；壯志略如孫討虜，風流真接庾安西；軍門盛事應無兩，羞殺當時楚客雞。

和右任痛臂翁三首

讀君痛臂詩，憶昔百憂集；日暮鞍馬狂，天高阜鵬急。咸陽俠少年，何求事不給。從君海上游，危論偶同執。一論抵萬兵，邦命遂巡立。密勿君慮多，人一我且十。以此摧肺肝，天陰怕風入。何苦窮而愁，今君通亦泣。

新豐折臂翁，殺賊憂懷集；西園臂亦折，作草如雨急；左肘生垂楊，傷殘緣暇給；右臂化爲雞，莊子破言執。古今橫一臂，山崩海以立，而况止於痛，怪事且百十。平居奮神智，草書義深入。何日標準成，漫天鬼夜泣。

吾有臂痺憂，問病朋游集，閩傳我風癱，遠友殊煎急；名醫在滬濱，發書請供給，小病動大醫，此義不可執。日者游南泉，池方泉可立。澡身僅三四，病百去九十。信知吾不才，奧蘊定莫入。一病天且靳，二豎應互泣。

睡

詩篇約略就，字句初未安。據床輒睡去，夢境頓放寬。醞釀出自然，甘苦杳莫彈。好句亦遁走，捕亡比賊難；晨起趁筆書，佳否請人看。

從聽水樓望虎嘯口

遠遠秧田一抹齊，半環奔淥走如梯。寄將無限瀟湘意，人在樓頭日已西。

虎嘯口中萬馬奔，萬松嶺上一礪存。多年兵氣經淘浪，虎去松高聲到門。

讀冀野南泉詩

畢曜人傳善小詩，大篇亦自擅風儀。口吟身歷吾純熟，絕勝南泉絕妙詞。

三遊洞次東坡韻之一

鄒魯

洞口雲封白如雪，梨花春鬧鶯聲滑。白元遊後有蘇黃，莽莽風塵驚歲月。

五月十一日由武昌乘車夜過洞庭湖眺望

日昃辭黃鶴，中宵過洞庭。烟波無限闊，漁火似晨星。君山何處是？極目四蒼茫。一色天連水，波光盪月光。

讀仲翔書追懷蛻庵同年計淪中相見二十八年距初相見四十八年矣今遂了此一世能無慨然

趙堯生

靈瑣前攀五十秋，大羅天上記同遊。等身簪述今何用，北面班行念未休。古道照人回薄俗，春風如夢又淪州。九京路隔蓬山遠，流水肝腸斷隴頭。

大佛寺

江庸

山門隱隱對城樓，地似雲岡舊日遊，迤邐水田多負郭，陰深巖洞不宜秋。林疎微辨歸鴉影，閣迴難遮大佛頭。莫怨頻年征斂苦，蒲團還冀老僧留。

橫溪閣上香宋師

有筆如椽魯直詩，東坡當日亦深期。此行最愧王周彥，老住榮州

侍大師。

玉兒曲

李元鼎

玉兒家世本曲沃，幼小學得西柳曲。大河以東數青衣，人人豔稱翡翠玉。客歲挾技來長安，登臺時寓老夫目。性情溫柔貌妍靜，聲音激楚尤善哭。列女傳中幾瓣香，春風陽和秋霜肅。賢母良妻不多覩，神似妙得十五六。風晨月夕數往觀，玉兒不出意莫屬。同輩不乏知音者，謂我所賞良不謬，猗氏馮生亦好事，憐才視我情倍篤。歸來數徇玉兒請，翩然介入小書屋。問姓依然仙李枝，門蔭寒微幼失讀。踴躍不似金出冶，蘊藉真同玉在璞。我本秦人喜秦聲，平生閱盡幾名伶。慷慨激昂古所著，時代遷流存典型。就中尤喜青衣劇，數輩晚出號長城。廿五年間亟世變，春花秋葉

遞凋零。省中劇社日翻新，魏梁輩出紛爭鳴。不務高亢務平易，流入卑靡徇俗情。當年再三爲開說，風氣所囿誰肯聽。聲音之道與政通，移風易俗古訓明。小戎諸什依舊在，感時撫事心怛怛。廿年不踏梨園路，間取故事資談助。老我京華賦歸來，白髮諸伶僅一顧。玉兒年華方弱冠，才技卽今已有數。盛鬢豐容閑且都，嬋娟佳俠一身具。低眉引吭振歌聲，抑揚抗墜見風度。曼聲搖曳繞畫梁，急管促絃詘然駐。好借他山資磨礱，絕足那可封故步。思深慮遠先民風，千載恍同旦暮遇。吁嗟乎！汴東漢陂不復作，樂府篇章早落寞。渭陽李氏十本在，世俗流傳紛雜錯。裁汰淫哇存雅樂，警贖振聾須木鐸。林下優游信不惡，會置花鼓三百副，時召玉兒共商榷。

校毛俊臣師遺著畢有感

遺著幸不沒，低徊時泫然！搜羅慙李漢，

先生甥婿吳敬之收羅編次

注釋俟任淵，

身老書叢裏，文成藥裏邊。蒼蠅附驥尾，謬得數詩傳。

詩藥內附元鼎詩數首

江關

姚琮

江關日暮寄吟身，萬壑千山有老親。南岳白雲汨羅水，一回瞻望一沾巾！

嬰兒

辛未九月十八日後，倭寇虜我東三省嬰兒多人，實施漢奸教育。今年七月，上海戰事起，即驅爲先鋒。自京滬相繼失陷，又施其故技，虜我嬰兒二萬餘。可慨也已！

夷船日夜虜嬰兒，教養從今任所欺。欲向神州問消息，青燈合讀豆萁詩。

送甯兒從戎

復讐期與昔賢同，半壁江山淚眼中。臨別更無他囑咐，南塘千古是英雄。

馬將軍秀芳邀余共守綏垣感而賦此

榮 辭

介子旌旗去不旋，樓蘭舊績蕩飛煙。長官獨欲全三晉，鎮將誰能顧九邊。已拚金甌成墮甌，那堪銅柱久支天。軍民共決嬰城策，愁誦睢陽傳後篇。

圍城正急內子置諸兒女於鄉間隻身入綏垣視余

郊原血戰路難行，底事荆妻更入城？此舉何殊探虎穴，存心真欲踐鴛盟。挂冠早去吾慚汝，投袂重來我累卿！報國得偕無別憾，忍瞞兒女不勝情。

綏城既破余偕內子犯難出走弱女幼兒因在山村避兵竟未得從
愴然有作

薄暮南城遭敵毀，閭閻遠近哭聲起。紛紛戰士走北郊，奔騰若傾
三峽水。愧我文弱天所生，乘騎兩缺難舉趾。留定不可去不能，
吾自有術光青史。此心既決轉夷然，靈臺內照清見底。大節不遺
國族羞，高標豈種兒孫恥？森森短劍不去身，老妻旁睨喻吾旨。
舉室凜然悄無譁，死生所係爭些仔。忽報猶子從西來，列車部曲
同蒞止。匆匆納履得成行，相看如夢雜悲喜。孤城燈火慘無光，
別緒黯淡愴何已。颯輪深宵過山村，雛兒穉女同匿此。停車亦欲
呼與偕，途艱月黑無可使。吁嗟乎！諸兒日望爺娘還，誰料爺娘
今去矣！國難未紓且置家，回顧老妻淚盈眦。

包頭城陷余偕內子渡河出走半渡爲敵機掃射落水賴從人扶出
戲成長句紀之

寇氣壓城城莫當，軍民雜沓奔西方。五臨道壅寇追急，吾儕別走
河南鄉。去城五里卽官渡，幸有一葦容吾航。登舟半渡魂方定，
忽聞鐵鳥雲際翔。彈雨注河珠濺白，委卵震岸天無光。長年丁壯
身手健，紛紛盡躍波中央。小艇泛泛成不繫，乘客睹此俱徬徨。
婦孺老弱失聲噉，長號頓足如顛狂。風浪激舟飄淺瀨，相將入水
泗南塘。氣寒波溜身莫主，雖未滅頂侵胸膛。猶子僕從各奮力，
挾余夫婦登沙岡。我謂老妻今日浴，無乃盆闌湯太涼。

伊盟道中書所見

官渡通秦塞，行行道阻長。揚鞭驚鶴鳥，投石戲羝羊。露重蒹葭

白，霜濃檉柳黃。日斜何處宿，茆舍倚沙岡。

久識田家苦，窮邊倍可傷！容身須掘洞，果腹賴登廂。

登廂爲沙地野產植物，其子

可食，窮戶珍惜穀芋，每以登廂草子補助常餐。按登廂係俗稱，堅瓠集作東廂，遼史地理志作東牆，今姑從俗。

女字方添褲，

余所宿人家，有女已十餘歲，而

不嘗禪，問之。

男婚每共裳。

夫婦共一褲，夫出時，婦擁敗絮緊坐不動。

辛勤經四季，除夕飫黃

梁。

余所宿人家，曾買其小米煮稠粥余衆食畢，以餘粥饗之，其家人大喜，謂如此硬飯，我家非年節不敢輒食也。

自長安赴渝機中口占

長安別去雪紛然，四望彤雲失渭川。騎錫已成兒戲事，從今不羨
隱峰禪。

自昔詩家寓意玄，此行方是小游仙。從容笑語罡風裏，下視難分
九點煙。

柏莊客次雨中見桃花乍放

小雨愔愔冷似秋，客中誰與遣春愁。
推窗忽見桃花發，風致撩人欲下樓。

一樹新桃傍玉除，舞風時倩翠筠扶。
嫣然似向樓頭問，會得靈雲意也無？

不爲春陽露絳腮，洗妝閒向雨中開。
天生麗質嬌如此，那許玄都道士栽。

灼灼春桃帶雨新，仙源曾伴避秦人。
一從詩客譏輕薄，不聽漁郎再問津。

得梅叟閩清六都來書卻寄

李拔可

陸沈未許計行藏，辟地何從得一鄉。
文字漸隨朋友廢，溪山猶繞

夢魂長。曾參薪木人無毀，汪躋干戈國有殤。待讀篋鈔流寇記，莫教塵土亂丹黃。

病院謝存問諸君子並寄果弟萍鄉防次

小病猶煩百輩驚，休論避世與逃名。立秋已過熱當解，好友能來風自生。賸有性情供繾綣，但留皮骨亦崢嶸。遠方有弟應相憶，臥共蟲沙對月明。

登歌樂山雲頂峯

許崇灝

雲頂峯頭立，松風破醉顏。青山橫九疊，青芝老人磨岩書綠水繞三灣。

嘉慶江環繞其下頗有出塵想，

青芝老人題其廬曰出塵

將無帶月還。

憑眺久之不覺夕陽西下

寺中逢老

叟，書畫自消閒。

浙江老者柯定礎居於寺中以書畫自遣

午倦

詩

錄

雨後閒齋靜，拋書午夢濃。生憎啄木鳥，尤惱報衙蜂。起看雲歸岫，坐聽風入松。連朝不出戶，老友笑吾慵。

聞 鶯

五月二十八日

沈尹默

江流東去我西行，行到渝州不計程。已是客愁愁未了，閒窗曉坐聽流鶯。

鶯啼何事與愁并，四月山中聽最清，解道高花應爲濕，人間唯有

玉谿生。

定定住天涯，天涯日又斜，鶯啼如有淚，爲濕最高花。此義山驚心之作也。

誦杜老夕烽詩感賦

廿八日

飛將從天下，轟雷豈定時。共藏猶有窟，相失遂無期。警急聲仍切，平安信每遲。艱難殊未已，愁誦夕烽詩。

聽人說四月三四兩日事

安居人事盡，多難寇氛延。陰滲藏深洞，豐隆響遠天。騰騰連日火，落落幾家全。賴有成城志，金湯未墮堅。

遣興

江水夾城市，山光滿近郊。行人經屋上，坡路出林梢。鶯好如聞曲，蝦稀不入庖。儘多幽勝地，隨意可誅茅。好景猶堪玩，殊風莫漫嘲。樹多鶯亂入，花細蝶輕梢。離亂珍生命，悲歡見故交。吾行本乘興，棲頓此江郊。

所逢一首

寒暖渾無定，巴中四月時。江遙天欲合，山險地逾卑。小摘供蔬饌，相邀把酒卮。所逢多故舊，語罷惜流離。

夜讀公武康遊吟漫題卷尾

沈士遠

乞得行滕百首詩，蠻烟瘴雨鑄新辭。
楚騷恢麗風人婉，不數江南唱竹枝。

久歷風塵自愛才，臥松老馬入詩來。
成名不盡英雄漢，郭達祠前酌一杯。

衣冠慕覩漢家風，吾道由來顧大同。
寄語籌邊勤護惜，養生敬教百無功。

旁人漫擬杜司勳，老子心如出岫雲。
閒却當年射生手，拈毫日課紀遊文。

劉彥和謂：有韻者爲文，無韻者爲筆。

無端逐隊出重關，老去功名付等閒。
鼙鼓聲聲驚客夢，天教立馬哲多山。

柳花糝糝疑春雪，醴酒溫溫夏夜分。
千古詩人吟不到，一齊輪與

許將軍。

佛心劍氣兩難消，訪道談兵慰寂寥。錦帳馬嘶霜曉月，琳宮鐘動海天潮。

合肥李世鴻將軍傳略吾鄉甲午戰役死事烈蹟也

金毓觀

蓋平城外寒惻惻，將軍戰死爲報國。回首煙塵四十年，陵谷滄桑難再識。憶去遼東事遠游，五千里外到渝州。得交次君寅恭翻恨

晚，欲我作歌發潛幽。往事何堪說甲午，葉衛豎子作軍主。父老

爭傳左冠亭，黃衣發礮怒如虎。

左提督寶貴守平壤，亡於陣。冠亭其字也。

掎角更得楊與李，

楊提督壽山與李公同戰死蓋平

偏師陷敵非無補。從此養癰遺鉅患，東敵坐大無畔

岸。再戰勝俄入我室，一朝橫割遼東半。蠶食不足復鯨吞，遲二十年乃發難。見危授命爲國殤，伊古志士所不忘。痛飲黃龍作豪

語，世無幾輩死沙場。國有人兮敵所重，勿謂吾謀適不用。慕容太傅未死時，秦緩謀燕非夢夢。君不見：東海蒼茫起暮雲，西州笳鼓日紛紛。戰血猶殷自千古，異鄉憑弔李將軍。

徐澄宇將歸萬縣次韻贈詩爲別

山川久寂寞，百劫一來游。才調高餘子，清言挹九流。傾談纔半日，滯宕又他州。江上多烽火，關心古渡頭。

送別胡定安赴筑聞滕若渠亦明日成行不覺黯然

潘公展

中宵忽不寐，良友有遠行。我方愁轉側，聞君太息聲。嗟嗟此旬月，談笑快生平。上下古今事，舌妙騁縱橫。憂勤仰元戎，犧牲壯士兵。紛紛朝市間，狗苟而蠅營。慚予亦餐素，建策無一成。自來古辰州，求友似嚶鳴。風雨連床夜，歡然若弟兄。龍頭井前

路，落霞谿畔程。林泉供嘯傲，肺腑時一傾。方期遣晨夕，枯草欣向榮。不圖今夜歸，分袂竚天明。幽香與茗茗，神味共難評。君輩遊夜郎，毋忘沅水清。况我棲華屋，孤陋不可名。白丁孰來往？折柳若爲情！

聖誕節天未曉聞雞聲左鄰教堂妙歌盎然枕上口占

茲歲聿云暮，荒鷄非惡聲。矇矓驚半覺，黑暗守黎明。歌頌籲天福，國殤度衆生。愧無三尺劍，起舞作龍鳴！

書感

柔腸真百結，仰首欲呼天。流徙斯懷舊，干戈不計年。離騷讀醉後，燕語味吟邊。拚此偕亡願，頭顱尙待捐！

復興節之夕焚香靜坐用再出夔門原韻

變色風雲天地昏，兩年前事忍重論！兼旬若定唯元帥，一夕騰歡徧國門。深惡奴顏誅漢賊，要憑血祭慰英魂。犁庭掃穴焚香禱，痛飲黃龍酒滿尊。

辰州除夕

東約許孝炎、蕭伯亨、張星勛、寧督帆、李叔唐、蕭蒼如、周邦式、匡洪奔、黃一新、羅澹齋餐敘，皆湘人也。並簡藍山鍾伯毅、長沙田壽昌、瀘溪龔德柏、重慶左舜生、易君左。

黯黯中原滿虜塵，尙留山邑浴星辰。窮愁盡逐今年夜，孤客又迎異地春！猶有良緣能會友，斷無佳節不思親。三湘自古多奇士，報國天涯共獻身。

祭 詩

黃 瀚

人言作詩樂，樂亦頗有之。回思所歷境，甘苦惟自知。詩人如閩

仙，詩瘦身亦疲。三年得二句，一吟淚雙垂。閉門恆惘惘，推敲
官路歧。精力不自奮，神越魂飛馳。酒脯陳何益，庶幾招魂宜。
人方笑賈佛，我還持自嗤。偶然事吟詠，頻忘晷刻移。未必匿醋
甕，往往攢被池。一臥四五起，覓句如追師。歲闌漸醒悟，反悔
殊嫌遲。形神得衰茶，勞苦及心思。祭先羅酒饌，餽餘飽嘻嘻。
詩劣安足錄，稍補體氣虧。毋用冒名士，祭詩拾陳詞。

別歲

別歲如別友，近似而實非。來歲非今歲，舊友仍然歸。友別去有
方，歲去杳何之。三百六十日，日日相乖違。舒慘無一同，陰晦
異晴暉。卽論定歲成，於劫或歸奇。客久音無改，形容認依稀。
所以丈夫淚，不肯沾征衣。年華最堪惜，一去無還期。不及恆河

水，童髻觀如斯。

銷夏

宗子夙

塵勞收拾廢將迎，偶作追涼柳外行。白鳥掠波時過眼，玄蟬翳葉但聞聲。還宜止水澄孤抱，惟有飛雲解遠情。蘋末風來炎暫却，披襟聊遣此浮生。

遠近人家罷晚炊，避炎惟覺靜觀宜。波噓魚沫紋輕散，葉絡蟲絲綠蔽虧。攬我窮愁深自抑，勞人瑣事謝相羈。隔江古刹深深見，一杵疏鐘度水遲。

往事

黃杰

三邊鼓角聲悲壯，十二金牌事可憐。苦戰南天成一夢，收回遼黑在何年！

無端

無端禍亂起倉皇，臨別依依成斷腸。巾幗英雄真不愧，肝腸和淚壯戎裝。

大別山

謝湛如

大別山雲舊有情，英雄百輩久埋名。劫灰歸待胡僧認，指點淒迷更一程。

碗廠溝壩口在東陽別業之左松杉深秀石道盤紆長江在望村舍錯落若近渝城當與南山老君洞同爲游覽名區也

戴正誠

夾磴松杉蔚，衣襟落翠侵。梯田千面鏡，谷瀨一絃琴。亭建容招鶴，樵稀只聽禽。喜無冠蓋集，終古保幽深。

寄懷伯兄

楊宗炯

詩

錄

四七

家園別兩載，顛沛之西方。誰離吾骨肉，豺虎何披猖？孔懷我伯氏，平安最所望！江南楊柳綠，歸雁自成行。

得標兒信將歸國

負笈渡重洋，孺子年未冠。爲令求實學，山水豈足玩？颯風驀地起，神州值喪亂。歸來已毀家，支離發長歎。莫孤好青春，復興在苦幹！頗慕謝家風，芝蘭秀庭開。

浣花溪謁杜公祠

馮國瑞

重到錦城恰上巳，草堂如約千里至。浣花溪畔春正濃，戍兵能許修禊事。一徑曲迴導寺僧，萬木縱橫擎蒼翠。堂前溪橋桂井香，良辰瞻拜依門牆。公有精靈彌天地，千載日暮吞八荒。異代私淑不寂寞，蟠涪劍南並祀旁。公昔度隴艱入蜀，百花潭北一茅屋。

行歌不堪憶同谷，雞犬何從問杜曲。當時豺虎塞中原，攢愁枯望兩京復。巖高過從慰唱酬，故人情話忘魚鷗。萬卷蟠胸亦何益，一身詩外安所謀。忍見飄零歎風雨，卜築棲遲林塘幽。祇今草堂處處新，我曾遍歷隴與秦。浣花鵝鴨來夢寐，頗亦念爾南北鄰。春水野航應如昔，手植松在老龍鱗。風雲瀕洞甚天寶，神州陸沉憂心搆。跋扈島夷肆燄兇，同仇戮力望再造。匹夫甯忘濟時心，幾年奔走邊荒道。今日蜀道非大難，四海一身天地寬。慕公平生唯忠義，奇恥未雪愧朝餐。何時大舉收冀北，頓使流亡淚痕乾。倚欄凝神望畫圖，欲去徘徊立斯須。

六年

徐澄宇

六年胡馬久窺關，壯士遼陽血尙殷。未信蠻夷終猾夏，要憑忠勇

固河山。一鞭始定中興業，百戰須將半壁還。喜極狂歌翻涕淚，
盧溝遙望月初彎。

襄陽過隆中道行路間得謁杜墓孟亭感懷今昔賦呈戰地同人

王陸一

兵車西道阻且長，哀哉西去無戰場。荆襄往代出兵地，羣山擐甲
猶趨踰。隆中感激請一對，早爲黯弱悲劉璋。用蜀嚴法在出戰，
褒斜十道連旌幢。鹿門擾攘盛兵氣，春風虛綠成都桑。哀今蹙地
千萬里，一隅何足供流亡。緬想千載思欲絕，劍門不出無雍梁。
紅顏軒冕亦何事，峴山之淚徒浪浪。詩人空山咏諸將，至尊獨憂
餘徬徨。道左高碑爭表墓，當時惜不哀湖湘。楚北不靈楚南緩，
困敵卽已如國殤。羣牧桓桓習塗飾，劍佩庭趨紛皇皇。土荒物廢

生理竭，民心民力淪鴻茫。體國經野可如此，危難所迫煎中腸。
嚴城萬雉無鼓角，誰與爲守况四方。黃葉不飛霜不下，秋風大國
猶泱泱。

舊歷大除夕與老舍兄論馮先生詩

陳子展

海內論詩膽，馮公應獨賢。將軍好紙筆，文字作戈鋌。深得民間
苦，遍爲天下傳。自成丘八體，浩氣薄雲天！

除夕聽老舍歌白帝城並聞其近有成渝道中長詠

今夕高歌推老舍，不虛同客在巴渝。漫驚詩得江山助，實以文和
血淚書。太息十年相斫史，笑談三教吸酸圖。貢諛別有揚雄筆，
翻詆人作嚇河臞！

別渝州

奚倫

千雲突起珊瑚壩，無限山河眼底收。滾滾長江流日夜，東行終必到吳頭！

避地水土沲寄陳立夫部長

陳延傑

倭寇兵一動，三年飢走道。投荒今居此，萬死髻已皓。江山衽席下，清暉可娛老。鄉村又插田，蠶桑了亦早。有時鳩喚雨，雲烟白顛顛。巖底破茅屋，自覺栖身好。墟墓共比鄰，頽廢難久保。攬涕念舊軌，鑒之以蒼昊。待得中興時，磨崖書頌草。

秋夜寄舍弟

高二適

樂天始待富，退之安送窮。吾今塞兩間，不遑自恤躬。日晚無家子，飄泊任秋風。夜雨打窗來，吟詩不耐工。壯夫負黑頭，欲飛在樊籠。淮泗尙鏖戰，豈不畏兵戎。昨宵頻夢汝，惻惻笑談中。

上堂拜爺孃，含嘻語從容。覺來兩淚流，始知未始逢。世亂恐不復，甌墮昔已蒙。况乃長失意，心摧首如蓬。衣帶日就緩，肌腠飯不豐。敝帚享文名，珍鮭食籍功。拙不事奧援，荆棘路重重。亦懷作遠遊，資斧不就終。出門既無往，入戶失懽悰。賦詩持告汝，憂心徒忡忡。

習戰

周策縱

偶遣雄心到九邊，渭城楊柳玉門烟。風砂祖述丁艱日，旗鼓周郎習戰年；初拂倦眸看鐵壘，最驚舉世飲狂泉。書生擐甲酬家國，北睇燕雲一著鞭。

寸寸關河寸寸灰，千年遼鶴應歸來。風塵故劍悲吾黨，肝膽交情寄夜臺；九世復仇知大義，一身殉國答涓埃！華拿不作孟盧死，

事業文章幾霸才？

一宵逝世將周年
矣，思之愴然！

家書催我欲還鄉，躍馬中原忍便忘？
喔喔鷄聲辜大將，惛惛歸計阻沙場。
劍南詩草從軍樂，華北風雲動地忙。
夫子亦云徵管仲，賈生疏欲撻中行。

敢謂吾謀適不用？傷哉秦國竟無人！
孕殘海內魂魂氣，哭斷天涯的的春；
難起斯民燒髮緯，可能削骨作勞薪？
墨池霖雨蒼生望，我佛天親有等倫。

看山吟

張夷山

中原正野戰，胡虜能聚殲。
興復家國意，徧在流亡間。
男兒在斯世，莫放寸陰閑。
民生有災苦，壯志耿相關。
瑣細事可割，時危憤方然。
且晚捷音到，還看樓外山。

嗟予篇

貴賤交情見，黯然世味長。中夜對明月，圓闕本何傷。念爾嚙啗者，冷熱春肺腸。誰知高樹鳥，棲止信有常。嗟予誠疏放，久竊君子光。一朝罹窮野，舉目瞰八荒。天地胡塵蔽，關山聚魁狼。何時清道路，各喜還其鄉。

書苗可秀就義事

蔣山青

投筆遼東領義師，坐教醜虜服威儀。羈縻不換成仁志，慷慨長遺訣別辭。自有鷗鵬追遠翮，豈無猿鶴仰靈旗。金甌重整功勳在，畢竟苗家有可兒！

敵機襲渝後感賦

鄭銓

沿街爆彈響春雷，百倍當年楚火哀。賸有一般薪膽意，劫灰深處

未曾灰。

萬家襤被走風塵，螻蟻真堪喻此身。激動羣公同類感，高車齊載路旁人。

新開驛站路迢迢，應接災黎到百僚。他日史家增一例，表揚循吏是差徭。

手詔皇皇出上方，俸錢一月餽流亡。小胥柴米原無積，寄語妻兒莫感傷。

己卯上巳念少濱今日行矣漫書爲別

鄭衡叔

錦江新綠滿陂塘，傷別傷春淚幾行。我已無家繫歸夢，一憑風雨向人狂。

細數年來共酒卮，烽煙四合怨歸遲。從知獨對黃山月，還憶成都

聽雨時。

淮水赤

淮河水戰斃者千餘自大場失後自此劇
戰人謂可與上海南口折口之役媲美云

唐玉虬

孟春之月

二月十二日即禹
歷正月十三日

我來湘，十氣初聞轉戰場。殺賊遙傳淮水赤，

停車喜見楚山蒼。臨淮關北軍鋒利，曲阜城南烽燧長。

寇增兵曲阜
早請城

勢

異從前石城下，漢營矛戟挾風霜。

戰臨沂

劇戰多日殺敵四千餘爲
張自忠龐炳勛兩軍之力

何堪回首望中州，憤激真教血淚流。篋裏征衣滿舊類，手中寶劍
識深讎。士期死敵皆賁育，將矢銘功邁頡犍。一戰自令倭喪膽，
彭城雉堞擁黃樓。

神仙山

江南連日皆捷誅寇至四千餘俘獲無算敵有所謂掃蕩軍
者咸被我掃蕩又我軍進攻神仙山亦多斬獲四月二日作

江南貔虎猛無先，殺賊聲威震海邊。掃蕩異軍歸掃蕩，神仙毒胤

詩

錄

五七

殂神仙。太湖水色明戈外，陽羨山光落馬前。要識今春敵愾氣，
兩京恢復在揮鞭。

克濟南

台兒莊寇滅後續聞別軍克濟南商埠消息四月十日作

嶧鄙羣兇悉已戡，嶧山佳氣正覃覃。更欣貔虎來河北，便聽鯨鯢
馘濟南。泰岱青排烽燧出，滄溟淨復鏡光函。書生未償沙場願，
鼙鼓親當一戰酣。

詩壇選集新鐫集于右任丈句

陳樹棠

莽蕩風雲眼底開，新詞覺世並多才。河聲綠色天驚句，大地陽春
可喚來。

金鼓河山訴不平，三民終奏大功成。騷壇賸得屯田在，老有詩篇
詔後生。

晉西贈蘇代表陸明

王 鏊

蛟龍記到錦官城，慷慨登車欲請纓。渡江應咎王夷甫，入洛偏逢陸士衡；獻玉祇緣三別足，服車終遇九方飭。異日灞陵橋上過，與公攀柳聽鶉聲。

夢母作

先母痛於民國八年壽終醴陵柏冲，今忽夢睹慈顏。醒來淚溼枕衾。時駐晉西河濱古縣村。

夢裏親顏近，河邊客子悲。廿年如昨日，淚共白楊飛！

將別成都

集放翁句

易君左

經春淹泊錦官城，春晚書懷屋老時聞墮瓦聲。病後書雨書懷結騎莫辭侵曉色，

丁酉上元散愁聊復作山行。壽樂鳥芋羹豆飯元堪飽，書懷書懷蛺蝶黃鸝俱有情。

卽席要是世間男子事，遣興白袍如雪寶刀橫！猴罷夜飲

詩

錄

青城途中

快晴天氣上青城，山色波光眼眼明。
白水縈迴千萬曲，黃鸝呼應兩三聲。
賣茶鄉婦趨新集，割麥農家試早耕。
世外桃源何處覓？逃秦無益且東征！

朝陽洞

青山碧綠參紅紫，白水倒懸飛石髓。
一洞長嵌萬古春，軒皇問道真人址。
我來洞口桃花開，桃花謝盡我重來。
白水已枯夕陽落，誰爲斯洞重徘徊？
丈人榮封高五嶽，祇今唯剩洞旁竹。
國魂靜鎖小闌干，化作長虹飛出屋！

憶昔篇三十韻示珥妹

盧前

母年今六十，妹齡適其半。
憶昔妹生時，頭角兄生朮。
宣統初改

元，江左尙安晏。兄在家塾中，歡喜溢書案。申猴未得留，

戊申生一妹不

育得犬殊弄翫。堂前曾大母，偏憐嬌養慣。恃寵陵弱妹，未敢謂兄悍。呼來斥之去，惟命從不叛。妹乎信能恭，而兄何其慢。忽忽三十載，思之只顏汗。老屋望鶴岡，九房各析爨。徒奢不治生，且屢遭喪亂。室家既已毀，紛紛都雲散。婦教天下衰，閨閱多冰炭。先君坐燈窗，對此輒浩歎。督兒課故嚴，女亦習柔翰。襄樊千里游，茸城十年宦。先君忽見背，屯遭遘大難。重勞慈母心，辛勤及宵旰。奮兄十指力，炊煙時或斷。歸妹安定程，深致重闡贊。翁姑皆曰賢，門第於焉判。何以爲中年，厥名是憂患。前年軍興後，迢迢共流竄。皖江南北行，終乃至武漢。展轉復巴渝，賃宅沱南岸。沱南有白沙，合作桃源看。望衡對宇間，商量

到薑蒜。兩家骨肉完，此樂金不換。秀才紙半張，同發母一粲。

江 行

龍浩蒼蒼瑪瑙青，淪沙一水慣征程。不擡倦眼闌干外，便聽潮聲
識地名。

顧南失北兩全難，江水迢迢一綫看。只有榜人知此意，拏舟早過
萬重灘。

詞 錄

金縷曲

鄉人有述家山之美勸北歸者作此答之

于右任

百事從頭起。數鬢翁，平生湖海，故人餘幾！褒鄂應劉寒之友，多少成仁去矣。到今日風雲誰倚？人說家山真壯麗，好家山須費工夫理。南與北，况多壘。

乾坤大戰前無比。愧余生，嗟峨之下，衛公同里。不作名儒兼名將，白首沈吟有以。料當世知君何似。聞道傷亡三百萬，更甘心血染開天史。求祖國，自由耳。

水龍吟

慈山謁葉水心先生墓時聞南京淪陷

夏瞿禛

九原人比山高，海雲過壘皆奇氣。殘陽翁仲，伶俜猶忍，神州淒涕。梁父孤吟，集有梁父吟南園尊酒，誰憐心事。剩晦翁同甫，英靈

共語。南渡恨，鵲聲裏。

沈陸相望何世。送千鴉蒼茫天水，

遮江身手。可堪重聽，石城哀吹。

水心守建康嘗却金人江上

夜半迴颿，排闥餘

憤，定驚山鬼。待銅鏡伴打，收京新樂，喚先生起。

三姝媚

心觀南歸用弁陽翁送聖與還越韻志別

陳蒙庵

臘回春乍綻，又驪歌尊前，思隨南雁。小別能禁。數去程風急，暮雲沈黯。鏡罨塵迷，誰更問靡蕪芳苑。側帽閒情，錦瑟無端，酒醒香減。
謾說蓬萊清淺。望斷浦揚舫，水空天遠。宛轉迴腸，怕近鄉還怯。幾多煩惋。莫鑄相思。佇萬一柳舒新眼。恨洗滄波東注。鏡華媚晚。

卜算子

影觀

春是斷腸時，花是傷心侶。折得梅枝著意看，寄向誰邊去。

身世有滄桑，哀樂無憑據。賴有鸞牋十幅詞，留得相思住。

鷓鴣天 憶西安

許崇灝

會過秦關拜老聃。華清池畔解征驂。汾陽故里周陵地，翠柏青松手植三。
長安市，入仙菴。牡丹香豔燕呢喃。至今花發猶相憶，望斷春光玉掌嵐。

高陽臺

醇士畫巫山圖爲賦此解

馮飛

艷霧拖江，娟霞媚峽，西來無限征篷。倦客回眸，巫山十二雲封。飄零幾載江南住，繞秦淮應賸曉紅。最傷情，六代繁華，一霎爲容。
如今弔古高唐路，望行雲宛宛，濕翠重重。莫笑荒唐，可憐夢也無蹤。陽臺一枕人何處，倩畫圖省識春風。認年時，過眼悲歡，盡化空濛。

減字木蘭花

王陸一

南京垂破矣。於和平門外。遇避兵自蘇州來者。夾轂驚歎。城闔凄黯。各不勝來日天地之痛惘惘。心情酷去京邑。成此二詞。

飄然別緒。萬感幽單。無一語。飛墮驚鴻。秋柳孤城。畫角風。
流離此際。輕惜紅衣成苦慰。雪後吳門。恰費梅花去日心。
輕妝臨水。心事白蘋吹不起。蠟淚添更。飲散傳花勸遠行。
山川誰惜。玄武湖波留去笛。月又昏黃。別後何人照斷腸。

菩薩蠻

長沙遇文逸云自京中辛險來湘將去香港因問訊吳中遭亂事淒然於懷悲哉流離之子也

秋花一夜江帆急。飄湘人語多相識。知共白門來。孤城落日開。
鄉心隨問訊。誰惜雛鴉鬢。何處晚峯青。君山在洞庭。

定王台榭沙禽歇。寒江遠送烏篷雪。得謝故園驚。春風又楚城。
飄衣誰牧女。一樣家何許。只隔去年身。嬌雲最上層。

錦兒幽素當時寄。初三下九纔嬉戲。何苦護才人。嬋娟事未真。
玲瓏原費淚。謝汝生成慧。縹渺莫愁予。申申詈女嬃。

南鄉子

憶後湖

湖雨綠春愁。杏子單衫舊趾洲。月浸高城花浸水，清幽。行過垂
絲柳外樓。去日惜悠悠。萍碎荷衣不肯浮。玉雪吹波涼笛
指，輕舟。年少何人惜遠遊。

憶江南

嶺南雜詠

黃燊

無可奈，拆盡舊佗城。割據已亡秦故郡，淒涼同泣晉新亭。杜宇
一聲聲。

多少恨，霸氣憶當年。一片夕陽紅荔樹，半溪春水素馨田。野草碧于烟。

開又落，歲歲木棉花。虎門龍爭成底事，鴉啼鵲噪是誰家。不見舊昌華。

珠江水，滾滾向東流。忠簡祠前心月印，玉堂碑下血花抽。淘盡古今愁。

清遊好，畫舫日流連。風月無邊題玉局，煙波何處問瓊仙。重唱念家山。

虹橋畔，無數落花香。野雀亂呼秦吉了，村鬢猶帶小南強。流水去茫茫。

金溪外，日落石門山。一酌泉澆冰雪潔，千秋人去水雲寒。香浦

浪濺濺。

花塔古，兀突尙嵯峨。鈴語搖空隨佛下，樹陰滿地坐人多。合十誦婆羅。

能仁寺，松去月無心。古刹鶴歸鐘欲定，飛泉龍噴水長吟。山靜夜沈沈。

黃花塚，萬古想英雄。串串花圈寒食後。星星鬼火雨陰中。革命祝成功。

金縷曲

奉題右任先生前清歸里省親選詞六闕

會通一

造化渾如是，恨無端滿目江山，虜塵千里。華屋飛殘新劫火，驚得清詞片紙。問少壯豪情誰似？卅載年涯成一夢，數歲寒儔侶今餘幾？思猛士，大風起。

秦關百二浮雲裏。嘆生平，射虎屠

龍，壯心難已。黯澹神州兵不解，搔首看天尺咫，更莫動故園歸思。白髮憂時還作健，洗腥羶欲挽銀河水。弘大業，雪奇恥。

風入松

熊昌翼

廿八年五月三四兩日，寇機襲渝，焚燒甚慘。追懷今昔，愴賦此。

晴空萬里碧無雲，大地綠如茵。層樓傑閣連山起，憑高望，縱目難巡。薄暮燈光綠樹，滿城車馬闐堦。
無端飛寇動風塵，天地一般昏。繁華文物全遭劫，嗟多少，斷首殘身！此恨人人須記，匈奴不滅難伸！

鷓鴣天

蜀黔道中

錢

疊嶂層巒接遠天。颺輪盤曲似驚湍。千金遑論垂堂戒，萬里初嘗行路難。
鳥水渡，大婁關。車行時在白雲間。此生不爲逢離

亂，爭得天涯飽看山！

滿庭芳

和少游二十六年秋

朱守一

種玉生烟，抽絲作繭，王孫淚眼難晴。斜橋路斷，行客說雲英。向晚菱歌四起，琴臺上，秋與雲平。垂楊老，紅樓隔水，誰更譜銀箏。江南游冶地，香車寶輦，紫蓋朱纓。漸脂殘宮井，夢遶仙瀛。惆悵莫愁愁浪，搖深碧入眼休驚。秋心碎，窺江虜馬，昨夜過龍城。

踏莎行

春歸

無名氏

絮伴花飛，鶯和蝶老，惜春愁恨知多少。小樓無語獨憑欄，落紅猶逐餘風嫋。雲嶺重重，烟波渺渺，一春盼盡鱗鴻杳。幾宵燭黯漏聲殘，夢魂夜向關山繞。

金縷曲

盧前

五月二十五日，入城，遇警報。遂往川鹽銀行，避地窟中。敵機至，投彈中窟，余自
分死矣！乃攝定心神以俟。窟之外土崩裂而石未破，竟得生還。明日記之以詞。

久亦齊生死。便埋身，一抔黃土，等閒間耳。只惜未能將革裏，
孤負平生豪氣。剩一點丹心無味，自此從容歸上界，信詩書沾漑
垂危際。何苟免，我行矣！
鋼鳶過盡羣呼起。戴吾頭，斂魂。
收魄，又來人世。但覺眼前森鬼域，彈片槍痕而已。炸不了堅疆
意志。以齒還牙終必報，肯投降屈服非人子！重誓約：「洗茲
恥」！

高陽臺

江絮生

丙子之春與陸一文炳庚由及雙文姊弟同往光臨探梅尋舊約也游侶簪花鳴 度雨感時撫

柳數游程，鴉旋墮影，粼粼碧水齊船。尋約看花，可能依舊明年？新枝漸惱何郎鬢，仗春風詞筆偏憐。更低徊，事到明朝，莫賸孤烟。

舊愁未遣新愁遍，笑相逢社燕，浪憶斜川。修到梅花，貞紅泣上鬢邊。飄零還滴黃昏雨，聽虛堂只欠歸眠。託春心，誰與枝頭，細領啼鵑？

薄倖

丙子作

綠楊深艷。正悽切，酒醒人去。賸身畔，鍾情眉睫，長是盈盈疑涕。晚相逢，虛曳嬌歌，揚鞭儘拂花驄意。便目送風波，背憐花影，辜負錦兒偷寄。

虎阜月，山塘柳，斜日慢，澹鐘飄寺。斷腸回首處，霜鴻黯盡，一天冷落相思字。隔年此際。縱和伊依

舊看花，怎了傷心事？他生更渺，憑仗低吟寬慰。

沁園春

春日登青原山弔文信國公

周禮

登青原山，上最高峯，傷如之何？憶勤王應詔，胸懷磊落；從容就義，意氣嵯峨。我到廬陵，躬逢勝蹟，胡馬鳴風起夜波。憑誰問，剩殘碑斷碣，風雨銷磨。

拾衣此日重過。只信美江山果屬那。正堤邊細柳，輕搖沙岸；簾前乳燕，亂剪晴莎。客裏韶光，別來情味，譜入哀絃淚轉多。沉吟久，想趙家遺恨，荆棘銅駝。

曲
錄

贈尹默

許崇淵

【仙呂遊四門】先生尹默最情真，談笑座生春。作詞作曲都高興，出口就成文。神、筆陣掃千軍。

燕子

【仙呂遊四門】小荷浮水正深春，燕子往來頻。舊巢新補雙棲穩，柔語嚶清新。馴，戀戀總依人。

雨夜與友人小酌

【正宮醉太平】綠陰深處，日影殘初。蝦鬚簾捲小窗虛。霏霏細雨，蒼茫山色有如無，故人笠屐過吾寓，清茶濁酒笑談餘。令我

忘憂慮。

公武招飲秀野軒中賦此道意

沈尹默

【中呂紅繡鞋】秀野軒中綠雨，江湖夢裏蒼烟。珠蘭香散佛燈前，先生風韻別，小子性情偏，愛粗茶供淡飴。

席間

【仙呂遊四門】忘機世界坐團團

（陶園大隱有扁曰忘機世界），吃到第三

冷。只差八寶無油飯

（尹默喜食八寶飯而不食豬油），

素菜許多盤；乾，

一盞下喉難！

贈公武

【南呂四塊玉】幾隻曲，一卷經，將軍老去好風情。騷人韻致輸他勝，真也真，清也清，君試省！

自詠

【中呂紅繡鞋】飲啄從易來足，居行一應隨緣。老之將至性情偏，蓮社客，玉堂仙，攢眉都不管。

其二

【遊四門】文章遊戲本尋常，沒事要思量。閒吟閒唱精神旺，寫寫又何妨。忙，搖筆兩三行。

出征

陳樹棠

【中呂醉高歌】十年慷慨歌聲，于任文句萬里風塵抗進，轟轟烈烈憑馳騁，不辱男兒使命。

七七二周年豫祝

【中呂喜春來】周年過了周年又，巧到人間好運籌，旗開燦爛劍鳴

韓。神聖戰，全面一齊收。

倭奴哀

李翹

【正宮塞鴻秋】倭奴後衛成前線，不連點線遑云面。男兒祖國終依戀，紛紛殺敵爭回轉，頻頻不幸來，情勢從頭變，笑你威風掃地如何戰！

五月三日深夜奉母出渝城

唐前

【雙調折桂令】望龍門外兜留，又襪被宵征，江上孤舟。數萬里轟波，飽餐風露，了了恩讐。安置好一家老幼，願重操兩下戈矛。策馬盧溝，夢蝶羅浮，早掃靖妖氛，我復何求！

十六日返渝經上城睹劫餘景物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雙調折桂令】戴頭重上康莊，想燈火層樓，車馬轟忙。剩敗壁頽

垣，青燐鬼哭，無限悽惶！你燒得盡長坊短巷，不能摧義膽忠腸！對此茫茫，指誓蒼蒼。今日巴渝，他日樽桑。

白沙三首

【雙調殿前歡】白沙遊，溯江西上路悠悠。巴山烽火人來又，世外維舟。朝天古渡頭，溜馬荒岡口，紅豆孤村右。綢繆歲月。歲月綢繆。

白沙行，水光山色有餘清。新栽榆柳垂三徑，酒店茶亭。鷄啼日漸明，集散天將暝，柝動人初定。書聲徧野，徧野書聲。

白沙居，飯香衣暖豆花魚。移家天上街名能團聚，且自歡娛。呼兒理舊書，請婦燃長炬，爲母沽新醕。喁于醉後，醉後喁于。

黑石山中作

【雙調清江引】岷江上遊多畫稿，黑石尋春早。人間別有天，脚到心先到，山中果然風物好。

吾聞聚奎成乙巳，合是同年子。新人送舊人，後事師前事，無忘此山開闢史。

驢溪水清鷹嘴硬，隨處顯心性。山奇石亦奇，更有奇人鄧，稀年老翁風骨挺。

油溪海沱連鎖鑰，鎖住松林堡。書堂疊百梯，洞坳懸飛瀑，南山北山啼翠鳥。

籬邊小亭芳草路，下拜詩人墓。今朝舊友來，讚徧梅千樹，黃泉有知心應許。

修身力行須不舍，豈在多言說。能爲本分人，自守尋常拙，吾與

聖賢何讓也。

侵晨讀書朝氣滿，近午親炊爨。昏來運動場，夜入圖書館，山居歲時嫌日短。

誰來打鑼誰擊鼓，耍箇蘭陵舞。高歌破陣還，更祝奎光聚，中華少年盃共舉。

雷門鼓音難中聽，略助諸生興。吟他白屋詩，笑我盧參政，留些北詞添話柄。

民
族
詩
壇

新體詩錄

在東方金字塔下

丁昌文

彷彿在東方古國中華，
一座壯麗無匹的金字塔下。
碰是一位白髮而慈祥的仙家，
告訴我一段有趣的佳話：
據說這金字塔並不像埃及的一樣，
用許多石頭把牠砌成四角方方，
頭戴着尖頂矗立在尼羅河上，
千年如一日地顯示埃及國王精神的輝煌！
牠却是二十世紀中國精神嶄新的表彰，
在青天白日下射出無限的光芒！
牠射着富士山下三宅坂倭寇的軍部裏，
許多給日本敲喪鐘的惡魔們頭暈腦悶；
牠射着莫斯科紅方場一羣建設新社會的人們，

在東方金字塔下

齊爲中國被侵略的遭遇大抱不平；
牠射着恆河之上許多醒覺的佛教信徒，
不惜遠道來中國擔當傷兵的救護；
牠射到巴黎；
牠射到倫敦；
牠射到華盛頓；
牠射到舉世反侵略的人們，
同燃着消滅人類惡魔的心。
然而這一座寶光四射的金字塔呀，
却看不到一點具體的形象。
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中國錦繡河山，
做了牠雄厚堅實的地基。
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和平百姓，

做了牠創造的功臣。

只這一座壯麗無匹的金字塔啊，

牠顯示給中國的人們：

五千年光榮歷史的演變，絕不平常。

承前啓後的重任，要放在每個人的肩上！

從黃帝逐走蚩尤，肅清了開國的第一個惡魔，

給中國安下了這磐石一樣穩固的基礎。

蒼頡造字，爲中國留下知識傳遞的根底。

孔子有教無類，爲中國人民開了智慧。

先秦諸子，更許多是學術泰斗。

秦始皇雄才大略，統一了國家，充實了邊防。

漢武帝打走了匈奴，使歐洲橫起風波。

可是中國這麼一個大好的河山，

怎會給中國的人民獨個兒玩？

於是不斷的偷呀，不斷的併呀！

五胡十六國鬧翻了整個天下。

但一到隋唐，中國人又顯得挺挺強，

整頓了河山，開出了文化燦爛的奇葩。

日本鬼也在這時沾了很多的光。

等到北方一羣遼金的野孩子，

欺負了宋家無用的皇帝。

岳武穆精忠報國，留下天地正氣！

後來成吉思汗帶了矯健的蒙古騎兵，

在中原雄赳赳四方奔騰。

他還遠征過歐洲，使人們永忘不了他的英勇精神。

可是八十多年的天下，交給明太祖。

多爾袞勸不降忠貞不拔的史可法，

滿清的天下，終變成共和統一的中華。

這一個新的開場，推翻了數千年專制天下。

却也爲吃了帝國主義數十年的大虧！

忘恩負義的小日本，不知慚愧！

從清末直到而今，一點也不放鬆的，

侵略中國的土地，

殺辱中國的人民，

剝奪中國的權利，

結下了百世深仇！

却不知道：

孫總理的主義和方略，是一個有計劃的準備。

蔣總裁忠貞靈國繼續革命究爲了誰？

天生可憐的日本鬼啊，

人說他學英詞，他却絲毫沒有君子風度。

想大陸又沒有中國的長江和黃河。

只因爲民族間的嫉妒，

發動了吃奶的蠻力，

拿出數十年的準備。

就說飛機大砲兜吧，

爲什麼中國愈打愈強？

爲什麼數十萬日本鬼，

打死在中國的戰場，

還不得扶桑，見不得爺娘？

天生可憐的日本鬼啊，

人說他缺少反省的力量。

只看見中國有無盡的寶藏呀：

山西的煤，

大冶的鐵，

湖南的錫，

江西的鋅，

雲南的錫，

黑龍江的金，

斑洪的銀，

一切的一切，

誰亦用不盡，

誰亦取不竭。

只欣羨中國有無窮的出產呀：

江西瓷，

紹興酒，

龍井茶，

福建漆，

廣東蔗，

廣西柚，

哈密瓜，

天津梨，

良鄉栗，
肥城桃，
長江鱸，
黃河鯉，
江南白米，
東北大豆，
金華火腿，
北口駿馬，
蒙古羆駝，
青海綿羊，
四川藥材，
西藏大黃，
一切的一切，
誰亦說不盡，
誰亦用不完。
却不知道這許多的寶藏和出產呀，
經過五千年歷史的長期開畫，
才有今日中華的豐盛博大，

然而還只是一座未大開發的出產和寶藏！
即說說明治維新，
也算不得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你看看中國歷代的開國元勳：
周秦漢唐，
宋元明清，
誰不是勳業彪炳，浩氣奔騰！
日本軍部裏惡魔們，
他決不能把中國併吞！
一人對一人的拚，
他沒這許多的人民。
一年再一年的拚，
他沒這長久的壽命。
何況人還沒拚幾多，
中國兵已能一個拚他十四個加半！
何況才打了一年有半，
也不談速戰速決，反而要速結速和！
拚啊！中國的人們！

只有繼續不斷的拚，才可以消滅敵人！
只有繼續不斷的拚，才可以雪恥圖存！
千百萬殉國將士和死難同胞的熱血，
洗淨了民族革命的血路；
數千年先聖昔賢留下的聰明遺著，
保藏了民族復興的智謀；
數千年勞苦同胞開發的無窮財富，
準備了驅逐強暴的資源；
只要中國的人們萬衆一心，
踏着先烈的血路，
握住祖傳的智謀，
利用無盡的資源，
跟着英明神勇的 蔣總裁奮勇抗戰，
無跟東亞歷史的光輝呀，就在每個人的目前！
可憐的，本鬼啊，
他以為殺掉了中國成千成萬的無辜人民，
可以杜絕了抗日的禍根。
却不知道中國還有千萬百萬枕戈待命的精兵！

在東方金字塔下

也以爲污辱了中國成千成萬的聖潔女人，
可以給他一般野獸洩慾消魂，
却不知道中國還有千萬百萬教子復仇的母親！
他以為偷竊了難民家屋裏一點珍寶細軟，
可以做大發其橫財的美夢。
却不知道積累成富士山一樣的戰費和國債，
層層的壓着要把他的國命送終！
他以為佔據了上海南京廣州北平漢口天津，
可以大吹大擂地慶祝勝利的來臨。
却不知道這一點一綫，終敵不過全面抗戰！
錯了，錯了，日本整個的國策錯了！
他打不敗中國，
逃不了蘇俄，
還有急起武裝的
英，
法，
美，
上大陸吧！

此路不通！

仍然下海吧？

浪濤洶湧！

希特拉，

墨索里尼，

在歐洲玩苦肉計，

却各有各的用意。

日本太太果真好呀！

怎耐希特拉仍抱獨身主義，

而且墨索里尼又已經有了妻？

所以兩位先生，

表面似有情而其實無意。

實際上他們也看穿日本太太的詭計，

好太太有中國先生近水樓臺，

怎會不遠萬里送到歐洲來？

努力呀，中國的人們！

努力呀，反侵略的人們！

東京大地震快來了，

因為只有大地震來呀！

將來日本的歷史家才可以寬宥軍部裏的惡魔們，

是受天災而毀滅並不是因侵略失敗而一齊切腹！

現在，

你不要以為敵人的大砲轟轟隆隆，

那是他軍部的惡魔們給日本敵的喪鐘！

你不要以為敵人的飛機嗡嗡崩崩。

對於廣大無垠的中國牠是無用！

你不要以為敵人的毒氣殺人不聲不響，

那是他侵略失敗的最後煙幕！

其實這也不用擔心呀！

中國的大砲也一樣轟轟隆隆，

在敵人的頭上開着民族解放的紅花！

中國的飛機也一樣的嗡嗡崩崩！

擊落過許多敵機，還遠征過寇窩！

中國的毒氣呀是不是有？

那要請問研究化學的朋友！

心頭的話，一時也說不了許多。

健之，中國的人們：

只翼篤行 孫總理救國的三民主義，

跟着 蔣總裁大家快團結奮起！

五千年的光榮歷史，

告訴中國人不做人奴隸！

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

告訴中國人儘有光明的境地！

這喪喪期抗戰之後，

一定是日本鬼下跪！

那仙家說到這裏，

快聽得倒很有興味。

他也手向下去說一點，

翩翩翩然不見！

還使我下力的空自發愁。

離河我特聽他的話，

努力去做大時代中國國民應做的工作，

希望有一天還看到他。

只隔了一個時光，

又彷彿在東方古國的小華，

一處壯麗無匹的金字塔下，

我歡喜！

在東方金字塔下

我快樂！

以爲可再碰到那白髮如慈祥的仙家，

那知道神州茫茫：

鳴綠江畔，

長白山下，

興安嶺，

阿爾泰，

帕米爾，

喜馬拉雅，

江心坡，

嶺南崗，

南海·東海，

黃海，渤海，

長江，黃河，珠江，

泰山，恆山，嵩山，華山，衡山，

還有崑崙山天山，

只看見中華遍地國旗飄蕩！

只聽到中華遍地國歌悠揚！

生氣蓬勃！

萬象更新！

消滅了敵人！

復活了國魂！

本刊因印刷關係，一再延期。現始將第十四輯編好。編製內容進步如何，讀者當知之，無俟編者喋喋也。惟有數事，應爲讀者告者：

(一)「杜甫今論」本輯初刊第一章，關於杜少陵之人生觀部分，擬在三期內刊竣。至民國詩討論文字，因篇幅所限，將繼此篇後發表。

(二)本輯起復增加有力作家，如章行嚴、金毓黻、李子逸諸先生，皆蒙惠賜珍什，容陸續發表。

(三)周策縱先生及王鑿君，同爲軍人，而作品彌可珍貴；王君爲弱冠少年，文情活潑，長此努力，必有大造於文學界也。

(四)本輯所刊新體詩丁昌文君一首，係張道藩先生慎重介紹來者，誠爲晚近新體詩中不可多得之作。

(五)此次在滬遭轟炸，來稿一部分被燬。而自此通信，因編者住址無定，展轉周折，頗多遺失。編者於來稿夙所歡迎，惟對於每一投稿者作覆，編者無此暇晷。敬乞鑒原。

(六)詩稿上務請作者署名，往往因附來信，致稿上無名，使編者發生困難。特此申明，並祈注意。

編者，七月二十日。

民 族 詩 壇 第 三 卷 第 二 輯

每 月 一 輯

本 刊 價 目

零 售 每 冊 二 角

預 定 半 年 一 元

預 定 全 年 二 元

主 編 人 盧 冀 野

發 行 人 項 學 儒

印 行 者 獨 日 夜 社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中 一 路 二 八 〇 號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十 三 號

拔 提 書 店

重 慶 武 庫 街 八 十 三 號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六 月 出 版

中 華 郵 政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本 輯 審 查 證 號 字 第 一 〇 一 一 號

重 慶 上 清 寺 陶 國 監 察 院 李 翹 轉 處 信 通